

Liang Zongxi

梁宗岱译集

一为诗译

[德] 歌德 等著 梁宗岱 译 何家炜 校注



Liang Zong Tai

梁宗岱译集

一切的峰顶

[德] 歌德 等著 梁宗岱 译 何家炜 校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切的峰顶/(德)歌德等著;梁宗岱译;何家炜校注.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675-4504-5

I. ①一… II. ①歌… ②梁… ③何… III. ①诗集—世界 IV. ①I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7686 号

一切的峰顶

著 者 [德]歌德 等
译 者 梁宗岱
校 注 何家炜
项目编辑 陈 斌 许 静
审读编辑 李玮慧
特约编辑 何家炜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32 开
印 张 11.75
插 页 5
字 数 18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4504-5/I.1484
定 价 4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编辑说明

外国诗歌翻译层出不穷，只有少量有流传价值，《一切的峰顶》是其中之一。

梁宗岱从中学时期开始翻译诗歌，一直到晚年仍乐此不疲。前后超过半世纪，风格虽然不断演变，但一直谨守两条简单原则：作品必须在译者心里唤起感应，译笔尽量以直译为主。凭着丰富的中西文学知识去选题，凭着深厚的中文造诣去雕琢译文，凭着诗人的敏感去营造音韵声调，他的译作成为他的最重要文学成就之一。尽管数量远不及其他译家，但光彩耀目，不因时间而褪色，已经进入中国诗译经典之列。

他的译作不仅是百里挑一的精品，而且有两篇诗译发表的时候，曾经引起不比寻常的反应，在文学史上留下印记。

第一篇是三百余行的长诗《水仙辞》，法国瓦莱里的作品。梁宗岱从一九二六年开始翻译，一九二九年一月在《小说月报》发表第一部分。这个举动被文学史家视为法国现代派诗歌（尤其象征主义）真正被引进中国的开始，为新文学时期寻找新道路的诗歌创作者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他当时不过二十三、四岁，却凭这篇译作影响了整整一代文学青年。一些人后来为文或私下谈话，提到如何深受震动，甚至由此决

定毕生的文学路向，这些人中有卞之琳、何其芳和罗大冈等名家。

第二篇是八行的短诗《流浪者之夜歌》，出自德国歌德之手笔。一九二九年八月，梁宗岱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一座古堡度假，独居堡顶，夜间灭烛远眺星宿，静听自然，冥索天道人生，在“松风，瀑布，与天上流云底合奏”中完成此诗的翻译。一九三一年他在《诗刊》与梁实秋论战小诗的价值，举此诗为例，“给我们心灵的震荡却不减于悲多汶一曲交响乐”（《论诗》）。梁实秋反驳说：“我所认识的哥德不仅仅是一个写‘小诗’的哥德。”（《诗的大小长短》）大半个世纪后，谁是谁非已有定论，这首小诗“短短八行，它的声誉并不在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行的《浮士德》之下。一九八二年歌德逝世一百五十周年时，西德文化界征求群众关于歌德诗歌的意见。公认《夜歌》是歌德诗中最著名的一首。”（冯至《一首朴素的诗》）

梁宗岱的文学眼光显然更高一筹，这也解释了他选译的篇目总是百读不厌的经典作品。

本集第一部分收入《一切的峰顶》，这是他生前亲自编辑的唯一译诗集。一九三四年夏天，他与沉樱女史东渡日本，居留至一九三五年秋，读书写作，其间完成本书的编译工作。一九三六年交给上海时代图书公司付梓。一九三七年

经过增修，由商务印书馆再版。一九七六年沉樱女史在台湾重编本书，以梁氏《新诗的分歧路口》及《论诗》分别作为代序及附录，由台北大地出版社印行。囿于时局，只由编者署名。

本集在商务版基础上，综合大地版沉樱女史撰写的原作者介绍，另外补进《尼采底诗》译序。

第二部分是他生前未及入集的散篇。第一篇是泰戈尔《他为什么不回来呢?》，这是他的翻译少作，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刚升上高中不久。最后一组诗是宗教圣歌，译于一九六〇年代，生前没有发表。一九八三年去世后，在他的手稿残片中发现，一九九四年才首次刊出。

这部分的校对采用初刊作蓝本，并参照外文原文，按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

目 次

一切的峰顶	1
-------	---

序	3
---	---

歌德	6
----	---

流浪者之夜歌	7
--------	---

对月吟	13
-----	----

迷娘歌	19
-----	----

幸福的憧憬	23
-------	----

守望者之歌	27
-------	----

神秘的和歌	29
-------	----

自然	30
----	----

勃莱克	35
-----	----

天真底预示	37
-------	----

苍蝇	39
----	----

雪莱 43

问月 45

柏洛米修士底光荣 47

雨果 48

播种季——傍晚 51

波特莱尔 55

祝福 57

契合 67

露台 69

秋歌 73

尼采 78

《尼采底诗》译序 79

流浪人 81

秋 85

叔本华 89

威尼斯 91

松与雷 93

最孤寂者 95

醉歌	97
遗嘱	99
太阳落了	103
魏尔仑	111
月光曲	113
感伤的对语	115
白色的月	119
泪流在我心里	123
狱中	125
梵乐希	127
水仙辞	128
水仙底断片	139
里尔克	175
严重的时刻	177
这村里	179
军旗手底爱与死之歌	180
太戈尔	193
无题	195

散篇	197
太戈尔	199
他为什么不回来呢？	199
朗费罗	201
黎明	201
亚伦颇	205
赠海伦	205
勃莱克	209
天真之歌序曲	209
绵羊	213
一棵毒树	217
夜	221
爱底秘密	227
歌	229
我的玫瑰树	233
野花的歌	235
春	237

夏	239
秋	243
冬	247
给黄昏星	249
春天	251
圣像	255
婴儿的欢喜	259
回响的草原	261
别人的悲哀	265
一个梦	271
泥块和石子	275
病的玫瑰	277
人的抽象	279
笑歌	283
扫烟囱的孩子	285
猛虎	289
伦敦	293
无题	297
断句	301
歌德	303
再会	303

漠罕默德礼赞歌	309
雨果	317
偷面包的汉子	317
碎石子的老人	321
赴难	329
圣诗	345
慈光，领我	347
与我同住	353
作我倚傍	357
吾主，更亲近你	361

一切的峰顶

序

这是我底杂译外国诗集，而以其中一首底第一行命名。缘因只为那是我最癖爱的一首罢了，虽然读者未尝不可加以多少象征的涵义。

诗，在一意义上，是不可译的。一首好诗是种种精神和物质的景况和遭遇深切合作的结果。产生一首好诗的条件不仅是外物所给的题材与机缘，内心所起的感应和努力。山风与海涛，夜气与晨光，星座与读物，良友底低谈，路人底微笑，以及一切至大与至微的动静和声息，无不冥冥中启发那凝神握管的诗人底沉思，指引和催促他底情绪和意境开到那美满圆融的微妙的刹那：在那里诗像一滴凝重，晶莹，金色的蜜从笔端坠下来；在那里飞越的诗思要求不朽的形体而俯就重浊的文字，重浊的文字受了心灵底点化而升向飞越的诗思，在那不可避免的骤然接触处，迸出了灿烂的火花和铿锵的金声！所以即最大的诗人也不能成功两首相同的杰作。

何况翻译？作者与译者感受程度底深浅，艺术手腕底强弱，和两国文字底根深蒂固的基本差别……这些都是明显的，也许不可跨越的困难。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一首好诗底最低条件，我们知道，是要在适当的读者心里唤起相当的同情与感应。像一张完美

无瑕的琴，它得要在善读者底弹奏下发出沉雄或委婉，缠绵或悲壮，激越或幽咽的共鸣，使读者觉得这音响不是外来的而是自己最隐秘的心声。于是由极端的感动与悦服，往往便油然兴起那藉助和自己更亲切的文字，把它连形体上也化为已有的意念了。

不仅这样，有时候——虽然这也许是千载难逢的——作品在译者心里唤起的回响是那么深沉和清澈，反映在作品里的作者和译者底心灵那么融洽无间，二者底艺术手腕又那么旗鼓相当，译者简直觉得作者是自己前身，自己是作者再世，因而用了无上的热忱，挚爱和虔诚去竭力追摹和活现原作底神采。这时候翻译就等于两颗伟大的灵魂隔着世纪和国界携手合作，那收获是文艺史上罕见的佳话与奇迹。英国斐慈哲路（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底《鲁拜集》和法国波特莱尔（Charles Beaudelaire，1821—1867）翻译美国亚伦颇（Edgar Allan Poe，1809—1849）底《怪诞的故事》都是最难得的例：前者底灵魂，我们可以说，只在移译波斯诗人的时候充分找着了己，亚伦颇底奇瑰的想象也只在后者底译文里才得到了至高的表现。

这集子所收的，只是一个爱读诗者底习作，够不上称文艺品，距离两位英法诗人底奇迹自然更远了。假如译者敢有丝毫的自信和辩解，那就是这里面的诗差不多没有一首不是他反复吟咏，百读不厌的每位大诗人底登峰造极之作，就是

说，他自己深信能够体会个中奥义，领略个中韵味的。这些大诗人底代表作自然不止此数，译者爱读的诗和诗人也不限于这些；这不过是觉得比较可译或偶然兴到试译的罢了。

至于译笔，大体以直译为主。除了少数的例外，不独一行一行地译，并且一字一字地译，最近译的有时连节奏和用韵也极力模仿原作——大抵越近依傍原作也越甚。这译法也许太笨拙了。但是我有一种暗昧的信仰，其实可以说迷信：以为原作底字句和次序，就是说，经过大诗人选定的字句和次序是至善至美的。如果译者能够找到适当对照的字眼和成语，除了少数文法上地道的构造，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我用西文译中诗是这样，用中文译西诗也是这样。有时觉得反而比较能够传达原作底气韵。不过，我得在这里复说一遍：因为限于文字底基本差别和译者个人底表现力，吃力不讨好和不得不越轨或易辙的亦不少。

廿三年九月九日于叶山^①

^① 叶山：日本城市。——编者注（本书脚注除特别说明外，均为编者注。）